



河北日报记者 韩莉摄

春色应来早

主持人：韩莉

年三十，夜幕初临，小区里新挂的红灯笼亮了。光下影里有三三两两戴口罩的人在遛弯儿，遥遥招手，和邻居道声过年好——过年，确实好，扑面而来的和气喜气福气，挡不住的温暖甜蜜热闹。家家户户窗子里温润的灯光，映出重重叠叠的身影，听着此起彼伏的欢声笑语，好个“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”的空光景象。

也有人放缓脚步，有一句没一句聊起天来。“我家南京的，头一回，没回去过年”“我们天津的”“俺们黑龙江”……想想自己的老家不远，平添几分近乡的喜悦与庆幸。一阵恍惚，记忆的潮水汹涌而来，看到曾经的年，那时的自己。老家，除夕，五六岁的我，十来岁的我，刚出大学校门的我，分开又重叠，倚着门框，呵着手，看年轻帅气的爸爸和叔叔洒扫庭院，挂灯笼贴春联，看他们故弄玄虚地“变”些我们姐弟最爱的小花炮出来，钻天猴滋儿一声锐响脱手，每一粒哑掉的鞭炮被我们碎碎点着做成“吡吡花”；看奶奶和妈妈婶边剁馅包饺子边聊天，风箱“呼嗒”，一年不用的铁锅灶吐吐出热气，小狗摇尾欢叫，一切的一切清清楚楚在耳边，在眼前。三十晚上的电视前围着团团圆圆一家人，但奶奶是坐不住的，得到前院去时时添香换蜡。时间节点那么清晰，几点开始煮饺子，几点去放吃饭前那挂鞭，几点摆好瓜子、花生、糖瓜、芝麻粘，剥好橘子洗好苹果等着看春晚，几点又去点鞭炮，几点老爸准时热上一锅当夜宵的饺子包子方便面，一锅年，准时而又充满仪式感。踩着细碎冰碴站在院子里，总有掉落到头上的炮仗纸屑，又兴奋又害怕，反正跟着炮声尖叫也不会有人听见。那时的年喧嚣热闹。

沉浸回忆中，心里隐约升起几分失落。忽听手机连响，各个群此起彼伏“欢脱”起来：“年夜饭上桌没有，来呀，视频连线干一杯”“看看，这你二婶做的水煮鱼”“不能光吉庆有余，咱们还得饺子就水煮，越过越有”“老同学们，咱们一起给老师拜个年吧”“红包到，心意到，快抢”……的确，年到，心意要到，彼此的牵挂躲不掉，我们依然在“念”。就算，往常，回家过年是“不由分说”，是“必须一定”。今年，面对依然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，就地过年也无妨，不能拎着大包小包回家看看，给爸妈刷刷筷子洗洗碗，却不耽误跟家人朋友的云端相见。“反向投喂”很时髦，长辈准备好的半成品年货千里万里快递而来，煎炒烹炸烙做加工，就是有着家味的热腾腾年夜饭。

年到，兴致便到，玩玩乐乐自不可少，我们照样得“看”。很多年，央视春晚是除夕的唯一主菜，是一家老少必吃的大餐，也因此，我们一年又一年，专心地盼，认真地品，挑剔着它的不圆满不完美。而如今我们跟前儿，碗碟众多、眼花缭乱的卫视、抖音、b站，各路综艺、春晚轮番登场，省内各地更是广播电视、网络、新媒体平台上齐发力，近千项活动进了千家万户，线上有春联展，线上进博物院，线上有网络春节云联欢，东一筷子西一勺，菜多味全，我们对哪一盘都难免口下留情，下手温柔起来。

年到，有了空闲，便更有了对诗与远方的执念，我们还是那“转”。就算不能远行，“小半径”游反而离“团圆”这个欢乐的圆心更近，让人看清眼前的风景，不必舍近求远。正定，南城门下人流如织；正阳楼音乐现场，乐声起，孩子翩翩起舞，口罩也遮不住情侣的盈盈笑脸。抱楼寨应了初生牛犊的好兆头，更多人走了赵州桥，爬了苍岩山。

春节来了，又走了。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有人说年味淡了，其实不过是方式变了，狂欢式节点型的畅快热闹，变成了诸多小确幸绵延不绝、余音袅袅的岁月静好。年是啥，是作家李春雷所说的由富裕而振兴，由小康而大同的好日子；是学者梁勇呼唤倡导的和谐、和美、和睦；是评论家王宏任有关岁岁如常的思考；是弥漫在作家康志刚笔下正定古城中的人间烟火气，也是作家靳军所述的易县网络春晚和画“年”小姑娘眼中的生动鲜活……年大月小，日子长。让我们听听这些文化人眼里口中的牛年春节的“别样年味”。

过年了，春天来了。

文化人眼里的「别样年味」

年大月小日子长

特邀嘉宾：王宏任 靳军
主持人：韩莉 李春雷 梁勇 康志刚



河北日报记者 赵海江摄



电邮：t36@tom.com
hbrbwhzk@163.com



除夕夜别思

□李春雷(作家)

牛年春节，我在邯郸老家过年。由于疫情防控需要，故乡村庄四周的路口依然封闭，唯留一条主路出入。村民们按照通知规定不外出、尽量电话或视频拜年。

整个小村，像一座安静的围城。天空蓝汪汪，阳光雪亮亮，空气香喷喷，春风暖洋洋。“围城”中的节日气氛更加浓厚，温热且淳朴。家家门口春联上的主角，多与“黄牛”与“灵鼠”等生肖相关，而长辈们更乐于向晚辈们讲述属相与命运的关系。

现代社会，传统乡愁，在小村的空气中悄悄地撞击着、融合着……

看着这些，也引起我更多的思考。十二生肖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生命昂扬的图腾，寄寓着美好祝愿。但细细想来，这其中，十一种动物真实存在，只有“龙”属于虚构。我们的祖先

为什么要虚构一个动物作为守护神呢？肯定有其深意。

是的，这正是中华先民的大智慧！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进化，是一个漫长且残酷的淘汰过程。大自然既哺育了人类，又从根本上制约着人类。在极端残酷的生存竞争中，人类不得不从根本利益上建立、调整自身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，并形成了最原始、最朴素的精神世界。

如果我们仔细观察，十二生肖，正是自然界与人类生存关系最密切的动物代表。

“龙”像什么？既像天上鸟，又像水中鱼，更是闪电的横样、狂风的姿态，它代表着人类对天地的敬畏和对安详的祈愿。而另外十一种动物呢，无论是最凶残的猛虎毒蛇，还是与我们关系最亲密的牛马猪羊，都是人类必须处

理好的重要关系。为什么把鼠放在第一位，也许因为它的生命力顽强……

人类在生存实践中，认识到必须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，并与其他物种共生共存、相依为命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在夹缝中生存，在生存中昌盛。

人类文明，就这样长成了参天大树。

如今，人类文明已经科学化、现代化。但人类最根本的威胁和依靠，依然如故。

虽然科学可以预测气候冷暖、风霜雨雪，人类也已进入太空，但永远面临未知。处理好宇宙关系，是地球的根本利益，因为那是人类的终极安全与幸福。至于与动物界的关系，更是如此。看得见的猛虎日益少见，然而，病毒猛于虎！

比尔·盖茨说过，未来，传染病是比核武器更大的威胁。更多的生物学家警

告人类，病毒，是地球上最后一种敌人。

正是这些云里雾里，导致了眼下世界各国的争论纷纷，导致了千千万万游子的异地过年，导致了我的故乡的半封闭状态……

但愿，新冠疫苗能够大显神威，安全与健康，是人类文明永恒的初心和归宿！

今年七月，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纪念日。七月，正是核桃即将成熟的季节。人类文明智慧的大脑，亦如核桃，正在更加成熟与丰满。而我们的道路，也更加宽广，由富裕而振兴，由小康而大同！



宅家年味长

□梁勇(学者)

今年的春节，我们宅在家里，没有那么多酒友的约会，没有拜年的繁文缛节，没有鞭炮惊扰，读书写字慢生活，反而对友情、亲情、爱情、乡情有更多的体悟和思索。

我出生在邢台南宫姥姥家，14岁才随父母回到石家庄郊区农村，所以对冀中民俗有着深刻的记忆。而此番“宅家”，让我在对老年民俗的追忆中，细细品味着铭刻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里里的文化传承。

腊八是进入腊月的第一个节日，腌腊八蒜则是祖先一项了不起的“舌尖上的发明”，利用腊月低温让大蒜沁渍大蒜而呈现翡翠般的绿色。而如

今，家家有冰箱，只要把米醋腌制的大蒜置入冰箱，一年四季都可以腌腊八蒜，但腊八腌制的“腊八蒜”不单单是一种食材，还浸润着我们对农业时代古人智慧的怀念和对生活的美好寄托。所以，腊八粥和腊八蒜，注定成为腊八节最经典的中国文化标志。

享受节日的礼物和美食，我不禁想起东晋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中那句千古名句：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所以游目骋怀。只有积淀了独特文化标志的节日，才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，长久流传。民俗之间还有科学的逻辑，这是中国春节的独特魅力。

民以食为天，食以灶为先。所以我

们祖先创造了灶神，农业时代的每个家庭灶台上都张挂灶神、灶母画像，一年的烟熏火燎必定让他们灰头垢面，于是又有了腊月二十三祭灶日，用甜美糖瓜抹在灶神嘴上，烧其画像送他去天庭述职。二十四，家家户户就打扫卫生了。如今城镇家庭早已不供奉灶神了，但腊月二十四打扫厅堂，明窗净几准备过年的习俗，我们一直坚守。

许多古老的民俗，中国人早已传承百代，把农业时代冬闲过年的每一天安排得忙碌而温馨，让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参与感，这就是中国民俗的不同寻常之处。如今，我们已告别小农经济的家家磨豆腐、割肉、宰鸡，甚至

很多家庭很少蒸馒头，但春节前购置过年食材，亲朋好友间互赠礼品的习俗仍然延续，可见年俗强大的影响力。

春节年俗是名副其实“最文化”“最中国”的元素，中国春节的文化自信，当是红红的“和”字。“和”是闪耀人性光辉和人文智慧的中国文化精髓，春节最讲究“和谐”“和美”“和睦”“和顺”“仁和”……凝练了中国语言中最具魅力的祝福语，传递着美好、向往、幸福、祥瑞。宅家度假，岁月静好，不能忘记，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，懂得感恩，珍惜时光，淡定从容，人与自然方能和谐共生。



古城自安然

□康志刚(作家)

我们正定贴春联颇有讲究，要在大年三十中午之前贴好，然后放鞭炮，煮饺子。今年，依然是我和爱人贴春联，天气晴好，阳光煦暖，因为有小孙女和小孙子围着瞧热闹，就比往年更有意思。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帮父亲贴春联的情景。红彤彤的春联一贴上门框，立刻满院生辉，过年的气氛足了！春联，让春节深深地烙上了中国文化的印记。也可以说，是中国文化赋予了这个节日更深的意义。

对于正定人来说，今年的春节有些特殊。此前，人们放下生计居家隔离，不敢有半点马虎，如今抗疫形势好转，年味已悄悄地遍布古城的大街小巷。我家住在四合街，胡同和小巷最多。一进入腊月，街上就悬挂起一排排的吊挂和大红灯笼；晚上，空气里飘来

不知谁家做年菜的香气。这与外面大街上的张灯结彩相比，更有一种家常的年味。这种宁静气息让我感到熟悉与亲切，恍若时光倒流。每个人心中，都有一方土地，让我们魂牵梦绕，尤其身处异乡，偶遇佳节更会想到她。每逢佳节倍思亲，而这个“亲”字，也包含了生养自己的故土。春节，就是乡土情感最强烈的体现。那种扑面而来的年味，也是人们对生活的热望与礼赞！

礼赞，就需要仪式。听老人们讲，早年间每到除夕夜，人们彻夜不眠，称作“守岁”或“守年”，这是“一夜跨两岁”。无论是“守岁”，还是年夜饭，所谈话题大多是一年的生计。平时大家都为生活奔波，哪有闲暇回味生活呢？过年，为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。日子也需要回味！此外，大人们还喜欢讲老辈人生活

的不易与创业的艰辛，其实也是讲家族史。在这一刻，人们对血亲和根脉的认同与探寻格外强烈，当是一种不自觉的“慎终追远，不忘根本”吧！

往常，乡下春节的高潮，是大年初一的大拜年。人们成群结队，走街串巷，那情景蔚然壮观，每一张笑脸都那么和蔼可亲，每一句问候都热乎乎暖心，这就是乡情，浓到化不开的乡情啊！现如今，微信拜年，网络聚餐一样亲切不减。

正定县城的春节一向红火热闹。从年三十晚上的腊会，到正月十五的元宵灯会再加上各种民间艺术表演，更是将年味推至高潮。古城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，孕育出丰富多彩的民间花会，有高跷、高照、跑竹马、二鬼摔跤等等，而常山战鼓，更是名扬四海。灯亮，人游，这种热闹景观，使人不由联想到辛弃疾

的“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、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”；而僻静的小巷，又有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”的宁静之美，这是两种不同的年味！历史上就有“花花正定府，锦绣洛阳城”之说，那繁华里自然也少不得年味。

今年，这年味有了几许不同。冬日暖阳映亮了每一块青砖黛瓦，也温暖着每一颗兴奋不已的心；夜色中，历史文化街区两旁的店铺张灯结彩，阳和楼、南城门、古城墙等具有古城特色的建筑，都被各色霓虹灯勾勒出优美的轮廓与线条。最让我震撼的，不是高大雄壮、流光溢彩的南城门，而是有人在悬挂着吊挂和红灯笼的小巷里，于自家门前抖起了空竹，那种随意和悠然自得，代表了古城人的节日表情。祥和宁静当是另一种年味吧！



年俗的奥秘

□王宏任(评论家)

春节期间，有许多追寻年味的文章，大多是在“忆”。忆爆竹，忆画棚，忆吃团子和年糕，忆曾经热闹非凡的那些“年”。今年我与家人寓居石家庄，想过个简单平静的春节，不经意间，却突然发现了年味的奥秘！

年味是什么呢？是几千年农耕社会的一曲小桥流水的牧歌，是沉闷无聊压抑岁月的几声响亮呐喊，是贫困至极年月里几几放纵的奢侈，是苦涩基调中的一抹甜。

旧时，贫困如影随形，无聊日日伴生，只有春节热闹几天，敲锣打鼓唱大戏，扭秧歌放鞭炮，才能把平淡岁月渲

染得热闹非凡，红红火火，大异于平时的寂寞无聊，成为平凡日子的精神企盼；而几日的酒肉丰盛、饱食狂欢又是对三百多天饥肠辘辘的补偿，是贫困光景的物质向往。这些精神的欢娱和物质的短暂满足就成了恒久年味，红红的对联，红红的灯笼，红红的衣服，形成春节特有的中国红。米面鱼肉的醇正香气和巧厨精作成了舌尖上中国的年味象征。而这一切都是农耕社会的遗产，如同小桥流水雨纷纷一样印证着彼时的文化图腾，古诗词歌颂它，中国画描摹它，年味是这些农耕社会习俗的集中表现！

而如今，小康之家的每一天，餐桌上的饭菜都比往昔过年的年夜饭要好得多，现在城市剧场的演出厅，甚至公园街景都比曾经年节里的乡村舞台精致太多。电视节目、网络综艺是过去年节的几几狂欢不可比拟的，孩子改善生活不用再靠压岁钱，满街流光溢彩比画棚耐看。换个角度想，说如今年味稀淡了是因为平时的光景胜过过年。

俗话说得好，大人盼种田，小孩盼过年。常常，我也会在思绪深处寻找童年有关年节的记忆。也许，我们对过去年味的怀念，就是对世代相传的传统和习俗的回味与想念，是对过往的追

忆和眷恋。那时的人们，日子里只有四时相合，春种秋收，几时农忙几时闲。而如今没有了房前屋后的柳荫荷塘，乡愁就是历史的图画。没有了农耕社会，年味就是历史的文献。乡愁与年味都已是历史的隽永篇章，在现实中日渐消淡其实也反映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更迭。

回得去的是故乡，回不去的是乡愁。你的故乡不经意间，也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大步前行。其实，我们也没必要对曾经时代感十足的年俗过分执念，因为一切都要与时俱进，日子富裕红火了，人们似乎天天在过年。



乡音蕴诗意

□靳军(作家)

易县，这座有着荆轲塔、易水河、清西陵，出过狼牙山五勇士的古城，既是我工作多年的地方，更是我热爱的故土。朝朝暮暮，岁岁年年，我能做的便是捡拾生活中的朵朵小浪花，赏其美，珍于它，这大概就是对这片热土最深的依恋吧！庚子年的除夕，在易水河边，我缓缓踱着步，看着这条似从历史深处奔涌而来的河流，在冬日里沉寂，她大概也在深思，又到新岁，这里，又在发生着什么？

裴山镇南庄村的王金良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南庄村南乐圣会的会头，依然在琢磨着如何把老祖宗留下来的这点宝贝传承下去。这个春节，不能聚会，没法演出，但排练不能停下。在微信群里叫上李永坡、呼来李

文江，还有其他几个“表演担当”，鼓、锣、笙、云锣、二胡、唢呐，种种家伙事儿备齐，各自在家操练起来，高亢、低沉、婉转、激荡，这个舞台在云端，配合日渐默契，经典曲目萦绕梁。

五公里外的小罗村，少林会已传承百余年。第五代领头人肖晶波，正舞着一条齐眉高的少林盘龙棍，练得通身是汗……“老话说得好，一日不练自己个知道，两日不练同行知道，三日不练观众知道。光自己练不行，还得得天督促着赵广泰、肖玉、肖海涛、赵进喜、肖铁全等十几个哥们儿一起练，边练边用手机录像，直接上传到群里，大伙网上比武，俺们村这么好的传承总不能断我手里。”活实在，人实在，低调内敛的汉子很有几分可爱。

一路风光，我来到距县城70多公里的南城司乡尚庄村。村子不大，却出了一个巧手的姑娘。这丫头叫刘颖，从小学起就跟着老师于金燕就地取材，用当地的河卵石作画，慢慢竟画出了名堂。这不，已经是中学生的她过年也没歇着，在家教左邻右舍的孩子们学做石头画。她说：“贫穷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没有梦想。我要用心作画教画，让生在农村，长在山区的孩子敢于走出大山，放大梦想。”这梦想带动了黄土台村的小姑娘段彦阳，大年夜，小姑娘完成了自己的石画作品，并命名为《年》。

“往年春晚是联欢，今年春晚像打仗。有幸操持起首届网络春晚，真自豪；没经验、没准备，心里又真没底。

基调最重要，得给咱易县人鼓劲，打打气。”易县首届网络春晚导演李文通滔滔不绝，故事挺多，他和张桂娟、潘新宇一起，在自己家里，三天时间，连轴转鼓捣出了小品《接力》的本子，三易其稿，又从衡水请了多位专业老师，在当地排演录制。演河北梆子《大登殿》选段的英子老师，在家里化好妆，穿戴齐整，头上凤冠太高，坐不进出租车，趴在后座到了县城融媒体中心。主打歌曲《今年我在易县过大年》，唱得乡音乡情，迅速在网上刷了屏，让咱们易县人火了一把。

季羡林先生曾说过，人生是一首诗，微笑着对它，拾取点点诗意。这个不能远行的幸福年，倒也别样热闹、红火，还有几分诗意盎然。